

藏

ZANG XUAN YAN JIU
LUN CONG

学

研

究

论

丛

.5.

西藏人民出版社

91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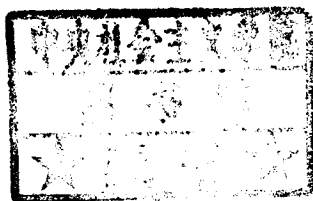
K297.5
16:5

藏学研究论丛

第五辑



200226380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学研究论丛

第五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开 印张：12 字数：350千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2300

书号：ISBN7-223-00570-X/Z·37; 定价：4.90元

(藏)新登字01号

DP/10/107
《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

- | | | |
|----|---------|----------|
| 主任 | 拉巴平措 | |
| 顾问 | 恰贝·次旦平措 | |
| 委员 | 常凤玄 | 姚兆麟 (北京) |
| | 陈庆英 | 李延恺 (青海) |
| | 唐景福 | 洲塔 (甘肃) |
| | 李绍明 | 李学琴 (四川) |
| | 张天锁 | (陕西) |
| | 何宗英 | 杨志国 (西藏) |

目 录

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 初探·····	陈庆英 (1)
萨迦派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概述·····	才让 (56)
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集团的宗教 关系·····	石硕 (72)
略论元代对藏区的经济·····	陈泛舟 (99)
元代西藏腹地的政教斗争·····	史工会 (118)
青海隆务寺早期历史 初探·····	秦士金 (145)
明朝末年西藏的藏巴汗政权·····	王献军 (171)
宋代河湟吐蕃地区历史地理问题 探讨·····	宋秀芳 (181)
吉隆贡塘王城及卓玛拉康遗址的调查与阿里贡塘王国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	霍巍 等 (204)
明代藏区行政建置史迹 钩沉·····	祝启源 (225)
论宋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	黄颢 (261)
藏族人名折射的文化特征·····	李学琴 (282)
藏巴汗《十六法》试析·····	何峰 (307)
宗喀巴止观理论及其哲学意义·····	乔根锁 彭英全 (331)
藏学故乡在中国·····	文国根 (349)
藏学研究论文简介·····	张松操 (360)

CONTENTS

An Analysis of Relations Between Xi-xia Kingdow(Thangut) and Tibet on History Cul- ture and Religion.....	Chen Qingying
The survey of Sa-skya Group's Prpag- ation in Amdo.....	Cairang
The Religiou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ib- etan Religious Sects and the Ruling Clique of the Yuan Dynasty	ShiShuo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Yuan Dyna- sty's Relief in the Tibetan Regions.....	Chen FanZhou
The Politics-rligion strife in the distriet of Tibet in Yuan Dyhasty.....	Shi GongHui
The early stage history of Rong Wn Temple.....	Qin Shijing
Gtsang-stod rgyal-po Regime of Tibet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Wang Xianjun
Hold an inguirng into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tubo hohuang area in Song dynasty	Song XiuFang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Histo- rical Fa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Mach- inery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Tibetan Region.....	ZHu Qi-YUAN

The Tibetan Culture in Song and Yuan	
Ming dynasties	Huang Hao
The few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Cu-	
ltar Yeflected in Tibetan names.....	Li Xneqin
An analysis of The 16 lews made by Gtsa-	
ng-pa-han	He Feng
TsongRapa's Theory of Meditative	
Observation and Its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	Qiao Gensuo
	Peng Yingquan
CHINA; the cradle of the Tibetology.....	Wen Guogen
The recommend dissertaliong of	
Tibetology	Zhang SongCao

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试探

陈庆英

公元11世纪，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在我国西北兴起，它前后与宋、辽、金形成三方鼎立，在宋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从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算起，到1227年为蒙古灭亡，共计190年，与吐蕃王朝存在的时间相仿。西夏极盛时所占有的地域，包括今天甘肃省的大部、宁夏全部、陕西省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方二万余里”。西夏在其立国的将近二百年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过辉煌的建树，不仅对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周围的各个民族。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和战乱频繁，西夏的文物典籍等损毁散失严重，但保存下来的可供研究的西夏的资料在我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仍然是比较丰富的一种。从清末以来，我国许多学者潜心整理和研究西夏的文物遗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特别是解放以来，西夏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更加迅速。许多与西夏王朝有关的重大问题，逐渐为学术界所认识，相继出版了一批研究西夏历史和语文的专著，并发表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当然，由于资料不足以及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不够，加上西夏研究本身的难度，西夏研究至今还存在不少仍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西夏研究与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由西夏与藏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宗教联系所决定的。研究西夏

的学者普遍承认西夏与藏族之间有着某种血缘的和文化的亲缘关系，但是在这种联系亲密到什么程度的方面，则存在许多分歧。黄奋生的《藏族史略》一书直接将西夏列为宋代藏族在西北建立的一个王朝⁽¹⁾。黎宗华也认为西夏是多康（即甘青川藏族地区）藏族的一支，并认为“西羌”并不是个独立民族，而是属于“博人”的一个分支，“西羌”是古时汉族对多康藏族的叫法⁽²⁾。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的《羌族史》认为西夏的党项羌属羌人的一部分，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政权⁽³⁾。王忠认为西夏民族以党项羌为主，王族则是统治党项羌的鲜卑族拓跋部⁽⁴⁾。唐嘉弘认为，西夏建国的拓跋氏属于鲜卑族系，而非党项系，西夏居民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族系⁽⁵⁾。吴天墀认为西夏是以羌（党项）、汉、藏、维（回鹘）、蒙古（鞑靼）等族合组的多民族政权，居于主要地位的则是党项羌⁽⁶⁾。关于西夏语言的系属，分歧也很大，王静如、黄奋生、黎宗华等认为西夏语与藏语有密切关系，属于藏语的一个方言，吴天墀认为西夏语言为党项羌语，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与今四川羌语、木雅语很相类似，和彝语、纳西语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李范文用西夏语词汇与藏语及藏语的嘉戎、道孚方言对比，认为西夏语不是藏语，西夏语虽与道孚、嘉戎语有密切关系，但是道孚语和嘉戎语也不是西夏语⁽⁷⁾。并认为四川甘孜的道孚人是古代党羌八部之一的弭药的后裔，康定木雅人是西夏后裔，道孚语接近弭药语，木雅语接近西夏语⁽⁸⁾。因此，对于西夏与藏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联系，还有进一步综合分析研究的必要。

一、

汉文史籍关于党项羌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史》和《隋书》，《隋书》党项传说：“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

狼，皆自称獠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积犛牛尾及牯犛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旧唐书》党项传则说：“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又说：“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新唐书》党项传则说：“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又说：“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

从这几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党项羌原来所在的地域。《隋书》所说的“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从甘肃东南一直指到新疆，应当只是一个大致范围。新旧唐书所说“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则将范围缩小到从甘肃东南沿青海南部一直到新疆。又说“其地古析支也”，更缩小到甘青南部黄河河曲一带。《新唐书》又指出白兰羌“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按多弥在今青海玉树东北部，则白兰在玉树以东的果洛、海南一带，党项在其东面，与松州、临洮、宕昌邻接。《新唐书》又说，唐初党项羌首领拓跋赤辞及其从子拓跋思头归附唐朝后，“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

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姓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可见党项羌的分布地西面是到河首积石山，即现今青海果洛州和海南州之间的阿尼玛卿山，亦称玛沁雪山。《旧唐书》所说的“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羌”，即是指的这一雪山。玛沁雪山之北，即是黄河河曲，古称析支，这也与新旧唐书所说的党项“在古析支之地”、“其地古析支也”相符。看来党项是古代以黄河河曲为中心分布的西羌部落的一支，其早期的居住地在玛沁雪山到黄河河曲一带，周灭宕昌羌以后，党项强大起来，向东发展到甘南、川西北一带，但仍有一部分留在玛沁雪山一带，称雪山党项。

《北史》和《隋书》说党项羌“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獠猴种”。说宕昌属党项，可能是宕昌灭亡后有一些部落归属了党项。而白狼是比党项更早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一个西羌部落，《后汉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菟等百余国，户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菟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缁负老幼，若归慈母”。可见白狼国是在邛来山之西北。新旧唐书以后，汉文史籍不见有关白狼的记载，而出现了白兰羌，新旧唐书都说吐谷浑的疆域南极白兰。史籍又称吐谷浑在北面和东面遇到强敌时往往退保白兰，以图再起，所以白兰成为吐谷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吐谷浑王视连就在公元390年被西秦乞伏乾归封为沙州牧、白兰王。由此可见白兰与白狼分布的地域相同，又都与党项有密切关系，因此很早就有人认为白兰即是白狼的异译，宋代人郑樵撰写《通

志》，其《四夷二·党项》就把“其种有宕昌、白狼”句中的“白狼”改为“白兰”。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则白兰和党项分布在一起的时间有文献可证的就达五百年以上。按后期藏族游牧部落的组织型式看，白狼和党项可能都是一种部落联盟组织，在这种部落联盟中，早已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若干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庭组成基层的小部落，由若干个小部落（可能有同姓的和不同姓的）组成第二级的部落，再由若干个第二级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这即是《隋书》党项传所说的“每姓别为部落”。至于各部落的名称，有的是首领或祖先的名字，有的是姓氏，有的是地名，大部落和小部落的名称又可以各不相同，部落联盟的名称往往是联盟中最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当部落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部落衰落另一部落强大起来占据主导地位时，部落联盟的名称有可能为新的主导部落的名称取代。在部落联盟的演变和部落斗争中，有的部落联盟可能征服其他联盟的某些部落，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或成为自己的附属部落，因此在同一个部落联盟中又可能有亲族部落和附属部落、同姓部落和异姓部落、内部落和外部落之分。此外，一个部落首领的几个儿子又可能分领一部，形成所谓长系、幼系的区分。这种情形，在《后汉书》西羌传中称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钞暴，以力为雄”。党项和白兰之间，党项、白兰和吐谷浑之间的长期的历史关系，可能即是这种联盟和依附的关系。在东汉时期白狼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部落联盟以白狼（白兰）为其名号，魏晋南北朝开始，党项强大起来，部落联盟以党项为其名号，吐谷浑在甘青立国后，党项、白兰又成为其附属。《旧唐书》党项传说：“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

费听氏、德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而拓跋氏最强”。其中的颇超氏即是雪山党项破丑氏，可见这八个姓氏是从党项这一总姓氏分支出来的，也可能是这八个姓氏构成党项这一总的姓氏。有的学者因为党项中有拓跋氏，即认为党项的王族出自鲜卑族姓，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吐谷浑西来羌中立国时，不过七百户而已，吐谷浑国内也是以羌人部落为主，吐谷浑王室是通过与羌人部落的首领结盟、通婚来进行统治的。吐谷浑王吐延为羌酋姜聪刺杀，吐谷浑王辟奚时，其三弟专恣，长史钟恶地杀之，辟奚忧惧而死，而钟恶地即是西湟羌的豪酋，吐谷浑王视黑之妻念氏，生子树洛干、阿柴兄弟，视黑去世时树洛干方九岁，视黑之弟乌纥堤即位，妻念氏，生子慕瓌、慕延。“乌纥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国，念氏专治国事，有胆识，国人畏服之”，其后树洛干、阿柴、慕瓌相继继王位⁽⁹⁾，念氏即是羌姓，敦煌吐蕃文书中念氏又是吐蕃的大姓，吐蕃称吐谷浑为阿夏（ཨ་ཤ），即源于阿柴的名字。因此说吐谷浑以拓跋氏鲜卑人充党项羌酋而传出党项拓跋氏，甚至到西夏时还保持鲜卑与羌人的差别，似不可能，更可能的是党项羌酋因与吐谷浑王室通婚（即《旧唐书》所说的“甚为浑主伏允所暱，与之结婚”），而由吐谷浑王室赐姓为拓跋，或其他支系为区分而称之为拓跋氏，因之拓跋之仍算作党项八姓之一。这种情形与后来唐朝给拓跋氏赐姓为李，宋朝赐姓为赵相似，并不能据此判定党项拓跋氏即是鲜卑系统。至于李元昊给宋朝的表中自称元魏拓跋氏之后，更值得分析，因李元昊的表是为自己称帝建号找理由，借吐谷浑曾赐姓拓跋而与元魏皇扯上关系是最简便和现成的依据，从李元昊建国后改王族姓氏为嵬名而不是拓跋，可见李元昊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其祖先出于鲜卑拓跋氏。

实际上，关于西夏党项羌人的姓氏，有一种汉、藏文资料、

西夏资料共同一致的记载，那就是西夏属于弥药氏。《旧唐书》党项传说：“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弥药”。《新唐书》此段最后一句作“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弥药。”因此造成党项人本不称弥药，是吐蕃统治党项故地后对其统治下的党项人新起的名称。但是从原苏联学者聂历山发表的俄国人柯兹洛夫从额济纳黑城遗址中掘走的西夏文献中的部分西夏文资料看，党项人很早就自称为弥药，在颂扬西夏祖先的诗中有“高弥药国在彼方”，在西夏文诗歌中有“弥药勇健走，契丹缓步行，西蕃敬佛僧，中国爱俗文”⁽¹⁰⁾，这说明弥药不仅是吐蕃对党项的称呼，而且也是党项人前后一贯的自称。藏文史籍中有许多关于mi-nyag（音译为

木雅）的记载，多数学者认为mi-nyag即弥药的对应词，但也有

学者认为藏文的木雅并不是指西夏，从《王统世系明鉴》所记的木雅应是指女真。不过从《王统世系明鉴》和《汉藏史集》的关于木雅夺取汉地王位的故事看，这一故事当是起源于西夏的一种民间传说，上述的苏联学者披露的西夏文诗歌中提到西夏皇族的鼻祖名“刺都”，他的妻子是“西蕃姑娘”，生了七个儿子，取姓嵬名，“繁裔崛起‘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¹¹⁾而藏文记载说西夏的祖先为塞乌神 $\left\langle \begin{array}{c} \text{sihu或sivu} \\ \text{ཤུ་ཨུ} \quad \text{ཤུ་ཨུ} \end{array} \right\rangle$ ，他变为七个骑士到城中与一食肉族

女子交合，生下一子，后与六名同岁男孩结伴起事，夺得王位。这里两次出现七个骑士的说法，与西夏的传说相近，塞乌神与（弥）瑟逢的读音也相近，所以藏文的记载当源于西夏。另外藏文史籍

在提到西夏时往往称之为mi-nyag或mi-nyag-vgav, 这里的
མི་ཉག་གྱི། མི་ཉག་འགའ།

gha或vgav即是汉文“夏”的记音, 这从藏文古籍称流经甘肃临
郭། འགའ།

夏的大夏河为ka-chu即可证明。虽然由于苏联方面没有全文公
ཀ་ཅུ།
布西夏文的这一资料, 还难以对藏文和西夏文的这一记载作详细对比, 但仅从以上所列, 已可大致看出它们的渊源关系。

西夏自称的国名, 是“白上国”或“大白上国”, 唐嘉弘教授说: “西夏一名, 乃宋以后人所给予的通称, 他们自己所用的, 是另外一个名称。聂夫斯基教授根据西夏往来公文、官印、所印佛经如佛说长阿含经、宝雨经、碑铭等资料, 证知西夏自称其国为白上国, 汉译癯唵领, 西夏文作mb' o-mbe-le。”⁽¹²⁾这里的“癯唵领”中的“领”, 应是如李范文所指出的, 并不表示一个单独的音节, 而是表示前一音节的辅音后缀n或ng, 这样“癯唵领”的读音实际就是“白上”, 也即是“白狼”或“白兰”。西夏文诗歌讲述西夏祖先发源地时说: “黔首石城漠水畔, 赭面祖坟白河上, 高弥药国在彼方”。这里的赭面是西夏人的自称, 也就是说其祖先发源于漠水河畔的叫做白河的河边上的石城, 对这三个名词的具体所指, 学者们也众说纷呈, 我们认为漠水即是黄河, 藏语称之为玛曲rma-chu, 这与党项羌发源于河
མ་ཅུ།

源玛沁雪山下的说法相符, 白河是黄河河曲的一条黄河支流巴曲, 地在今青海海南州同德县, 同德及其以北、以东的贵南县、

vbav-thang vbav-lung
泽库县都有称作巴塘 (འབབ་ཐང་།)、巴隆 (འབབ་ལུང་།)、巴水

vbav-chu
འབབ་ཅུ། 的地名、河名, 说明古代曾有称为巴 vbav
འབབ།, 藏

语中为羊的叫声) 的部落在此活动, 后来由部落名变为地名, 称

为巴塘^(vbav-thang)_{འབའ་ཐང་།}，亦即汉文所载的白狼或白兰。至于石城，陈炳应先生指出：“也许，诗中的‘石城’另有含义，给我们指示着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据《后汉书·段颍传》载，东汉桓帝延熹三年，段颍追击侵扰张掖的烧当等羌，经四十余日，出塞二千余里，‘遂至河首积石山’，‘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这里的‘石城羌’似乎是在河首积石山的附近，在党项羌的分布范围内，‘石城’的名称也与诗文符合。这样，党项羌的前身可能就是‘石城羌’，党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到东汉”。⁽¹³⁾这一地区东汉时是白狼羌的分布地，党项可能最早是白狼这一大部落联盟的一部份，后来强大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部落，所以虽然后来汉文史籍以党项称呼这一部落联盟，把白狼（白兰）算作党项的一部分，但党项人仍一直把白狼（白兰）国作为自己的称呼。西夏自称其国为白兰，在元朝对西藏政教首领的封赐中亦有反映，《萨迦世系史》记载，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以赐之，“帝师”的称号源于西夏，印又用西夏王的印改制，可见这一封赐与元朝认为西夏与藏族为同一族系有关。与此相应，忽必烈还封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以后元朝前后在西藏所封的藏族人的王，也叫白兰王，这显然也与西夏的国名有关，否则难以理解元朝为什么要以隋唐时青海的一个西羌部落的名号作为它在西藏所封的唯一的王的封号。

在明确西夏的自称的姓氏弥药即是藏文史籍中的木雅 mi-nyag

མི་ཉག་之后，我们可以结合藏文古籍中有关藏族先民的古姓氏的记载来进行一些探讨。许多藏文古籍称，藏族先民最早分为塞^(se)_{ཤེ།}、穆^(rmu, dmu)_{མུ།, དུ།}、董^(ldong)_{ལང་།}、东^(ston)_{སྟོན་།}四大姓

氏，或称最早分为塞、穆、董、东、查（ $\begin{smallmatrix} \text{dbra} \\ \text{དབྱེ} \end{smallmatrix}$ ）、祝（ $\begin{smallmatrix} \text{vru vbru} \\ \text{འབྱེ} \end{smallmatrix}$ ）六大姓氏。《照亮君民姓氏之明灯》一书说：菩萨老猴的后代逐渐繁衍，分支成四个氏族，即为塞、穆、董和东四族。此又分别分支，塞氏分支为良谋四男儿，穆氏分支为八‘贵烈查’，董氏分支为十八大姓氏，东氏分支为四王八属民氏。塞氏分支的姓氏是：杰囊结、卓囊聂娃、俄郭赞、德东色四氏。东氏分支的四王八属民氏分别为：焦萨王、羌杰拖嘎尔王、德焦聂布王、尼杰拖岗等四王，属民氏为玛儿、玛儿麻、聂、聂温、俄、绰、若和韦等八种。穆氏分支的八‘贵列查’分别为阿布、朽布、朽、门、嘎尔、噶尔、郭、恩兰等八氏。董氏分支的十八大姓氏分别为：属、属泽、属庐、仲、琼波、达姓、章、拉隆、拉孜、常、格巴、库那、涅、蔡绷、吾那、尼、波郭、塔桑等。早先西藏的根本姓氏只有这些，晚期在人种和地域分支变迁过程中取用的各个姓氏，显现出各地方言的变音和姓氏。”⁽¹⁴⁾《汉藏史集》则说：“（吐蕃）内部四族系，为东氏、董氏、塞氏、穆氏等，据说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霍尔。吐蕃人名叫赤多钦波，他生有六个儿子，即查（ $\begin{smallmatrix} \text{dbra} \\ \text{དབྱེ} \end{smallmatrix}$ ）、祝（ $\begin{smallmatrix} \text{vgru} \\ \text{འབྱེ} \end{smallmatrix}$ ）、董（ $\begin{smallmatrix} \text{ldong} \\ \text{ལྷོང} \end{smallmatrix}$ ）、噶（ $\begin{smallmatrix} \text{lga} \\ \text{ལ།} \end{smallmatrix}$ ）四位兄长及韦（ $\begin{smallmatrix} \text{dbas} \\ \text{དབ་པས།} \end{smallmatrix}$ ）、达（ $\begin{smallmatrix} \text{brbav} \\ \text{བར་བའ།} \end{smallmatrix}$ ）两位弟弟，共计六人。当吐蕃人在玛卡秀地方种地时，吐蕃每三人要生六子，董娶了巴玛郭勒，查娶了查莫热扎，祝娶了祝莫重重，噶娶了噶玛麦波，韦和达在汉藏交界之地，娶了当地的达岱贡玛。由此，长系之中，未失尊长地位的，是兄长董的后裔，本领高强而守信用的，是塞、穹二氏，是查的后裔，英勇的虎嘴虎爪没有消失的，是阿甲黑氏，是祝的后